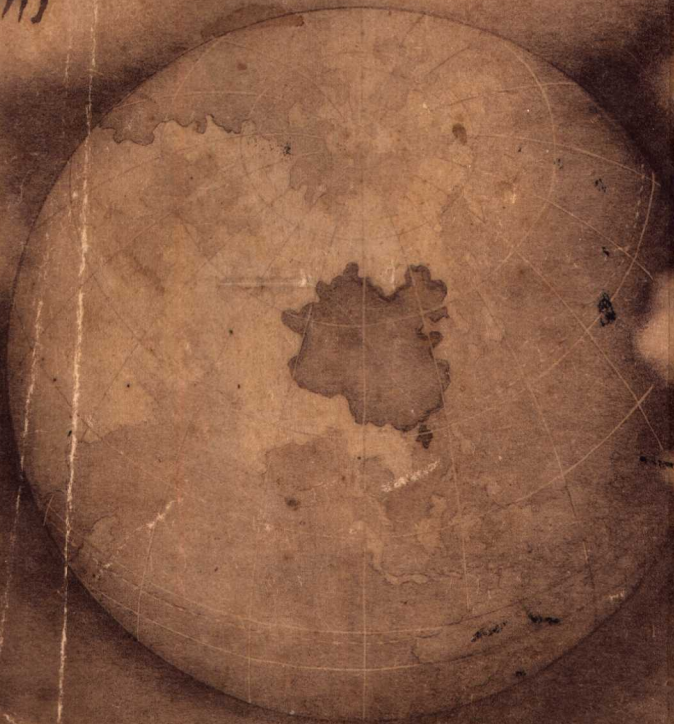


理 想 小 說

第 一 萬 年 後 之 世 界



上 海 遠 步 書 局 印 行

中華民國四年四月初版

八十萬年後之世界(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一角五分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原著者
譯述者
印刷所
發行所
發行所

英國威爾士

中國心一

進步書局

上海拋球場兆福里

上海棋盤街

上海明海書局

重慶拋球場

北京雲南

分售處

中

華書局

局

北京 雲南

天津 西安

保定 成都

山西 重慶

奉天 漢口

長春 武昌

長沙 溫州

常德 福州

開封 廣州

南昌 汕頭

南京 濟南

杭州 石庄

理想小說

八十萬年後之世界提要

英國威爾士原著
中國心一譯述

本編爲英人威爾士原著著名小說大家心一先生所譯以機械的作用置身於八十萬年後之世界於人類之退化物質之變換一一寫出情節離奇中却有精確不易之理由非鑿空之談可比是理想小說之別開生面者

八十萬年後之世界

英國威爾士原著

心 一 譯

第一章

余有友某。忘其姓字。敏慧人也。議論宏暢。才思過人。好涉遐想。而類能實行其所思。一夕。余飲於其家。客四五輩。余友居主人位。兩目耿耿。頻顧余儕顏色。似欲有言。酒炙數行。余友斗然曰。諸君亦知人能游行於過去未來世界乎。衆錯愕曰。惡乎能。余友小笑曰。諸君何不思之甚也。譬余遭一事。使余終身不能忘者。雖事過境遷。設一思及。

亦歷歷如在目前。此猶游行於過去世界也。惟神游而不能身游耳。今余所欲發明者。則身游於過去未來世界也。衆譁然曰。君得勿病癩耶。余友不顧。續曰。余自有此理想。卽思創造一車。衆曰。將乘之以游行於過去未來世界乎。余友曰。然。座客聞之。羣訕笑之。余友殊無慍色。徐曰。余早度諸君必不之信。故至今日試驗。始爲諸君言之。衆驚詫曰。試驗耶。一客嗤之曰。試爲之。余友笑而不答。闢戶徑出。聞其履聲橐橐。似詣其試驗室去矣。一客曰。渠誑余儕。慎勿爲渠所給也。逾頃。余友入室。

第二章

余友手握一物。巨如時鐘之小者。製以金類。而徧嵌象牙水晶之屬。

光射其上。晶熒耀目。余友置之於小几之上。余儕乃環几而坐。室中燈凡十餘。光映四壁。明如白晝。余儕復諦視機械而不他瞬。余竊念余友雖巧。亦無所施其伎倆矣。余友就座。目灼灼審顧羣客。既又諦視其物。良久。乃曰。是不過余所創機械之雛形耳。諸君不見白色之小槓。二枝乎。一客起立。俯而審視其物。曰。製殊巧哉。余友笑曰。物雖小。製之亦頗不易。耗時已二載有奇矣。余儕羣起審視。友曰。旋此槓。則機械進行而入未來世界。旋彼槓。則退行而還過去世界。此鞍則騎者之坐處也。余今將遣此機入未來世界。諸君其凝注之。勿見此械去。而仍謂余給諸君也。一客似欲有言。囁嚅而止。余友旋出其手將旋之。忽曰。否。返顧一客曰。乞君代旋此槓。客笑諾。旋之。時余凝

注几上。自始至終。實未嘗一交睫。而一旋之後。室中頓瑟瑟有風。燭將滅而復明。機械忽動。瞥爾間僅存其影。一閃如電而渺。几上一燈如故。而機械烏有矣。衆瞪目大駭。良久良久。一客突起諦視几下。疑機械或在彼也。余友狂笑。笑罷。徐詣爐架取淡巴菰實煙斗中。一客曰。彼物果已往未來世界耶。余友燃其煙。且吸且言曰。尙何疑爲。逾刻。余友曰。余尙有一巨能容人之機械在試驗室中。諸君亦欲一觀乎。衆唯唯。隨之入試驗室。視之。則與頃示余儕之模型不稍異。製以石及象牙等物。功垂成矣。余友曰。功一告成。余卽擬乘之出游。衆相視而笑。莫有信者。

第三章

別後。余亦不以當夕事置懷。閱日。余值一客於道。偶談及此。客曰。其術亦工矣。余知其必於燭滅時施其伎倆也。閱一星期。余更詣余友家。入室。客已有四五輩。而主人猶不在。一客立爐架前。左持片紙。右握時表。徐言曰。今已七句半鐘。可晚餐矣。余曰。渠何往者。客曰。渠留一柬。略謂七句鐘猶不至。余儕可即晚餐。渠至後。將親述所遭。以一擴余儕之見聞。衆就座。飲啖甚歡。余座適向戶。久之。忽覩戶闢。余友立戶外。行且入室。余駭失聲。一客見之。驚呼何事何事。衆皆返顧。莫不愕然。蓋余友面色灰死。髮如亂絲。塵土沾衣殆徧。袖底色青如苔。項際有棕色巨痕。其尪羸之態。不可悉狀。初猶躑躅戶外。若甚畏室中燈光之明者。俄乃蹙蹙而入。行際身築築動搖。若將仆地。余儕默

然凝注之。甚欲得其一語。而余友殊不一言。指酒索飲。一客斟而與之。一嚥而盡。神色稍復。舉首四顧。兩頰微現笑容。一客曰。頃君在何所。余友置若罔聞。但曰。無傷。出杯再索。一客爲斟滿之。飲訖。目光漸有神。人色亦漸上兩頰。笑曰。旨哉酒也。言已。彳亍室中曰。余將盥沐。訖即來此。既又曰。煩爲余留羊胛一盤。余枵腸輾轉。幾不能堪矣。余友投杯案上。向戶徑行。余覺其兩足跛躄。步不能咫。而履地幾無聲息。心竊訝焉。遙望之。兩足僅存敝襪。血痕點點。模糊其上。余頓起好奇之心。方寸之間。若有烈燄中燒。急欲窮其究竟而後已。俄見羣客復舉刀叉。乃亦勉進肴饌少許。一客未與前宴者。某報之記者也。曰。余誠不解其何爲而至此。余曰。渠必曾在未來世界一游。某報記者。

笑而責余誑。少間。余友入室。徑赴其座曰。羊胛何在。某報記者曰。祈語余……余友曰。喏。余餒已極。不飽決不一言。余曰。祈答余一字。君曾游未來世界乎。余友時已羊胛滿口。不能出聲。但頷其首。盤肉告罄。余友索酒狂飲。既而笑曰。諸君怒余無禮。頃余腹枵。不可復忍。遂致開罪良多。盍共往鄰室吸煙。余將爲諸君述余所遭。然余憊已極。本欲即眠以養神。惟以不盡我言。縱眠亦難熟睡。故即爲諸君述之。乞諸君靜聽。勿妄加辯難。徒耗時光。

第四章

余友曰。前星期四。余曾以余創造之機械示諸君。時猶未告成功。初期星期五可以畢事。及星期五。斗覺一鏢製之桿。不適於用。不得已。

別製一枝。比及今晨。卒獲竣事。今晨十句鐘時。余遂審察一周。然後騰身而上。余以兩手握兩桿。試并旋之。身跨機上。頓若搖搖欲仆。須臾稍定。自顧仍在室中。返視壁上鐘。則頃間十句五分。而今已三句半矣。蓋余旋兩桿時。稍有先後。接進行桿稍先。故已至數小時後也。余更執進行桿旋之。而余遂入未來世界。會有女奴經窗外。奴故豐肥。其行蹣跚。然余自車上視之。則其行步之捷。有過於善馳之馬。余更旋進行桿。吾車之速率乃漸增。日暮。則斗覺昏闇。而轉瞬間明日又至。明繼以昏。昏繼以明。一小時與一秒鐘無異。而吾車速率之增。猶未已也。余跨機上。風聲灌耳。一若置身天空。余乃大懼。初余四顧。我車猶在試驗室中。及車行。而試驗室形漸模糊。無幾。僅存其影。更

須臾。即影亦渺然。余知我試驗室必已毀滅矣。仰矚天空。則赤日仍在。其行若飛。昔余見流星之行。竊訝其迅。而孰知日球之速率。乃遠過於流星也。俄而日球之行。不復可辨。但見赤光一線。橫亘天際。起東沒西。作半圓形。蓋猶人執一星之火。而疾揮其手。人不覺光之爲一點。而覺其似一線也。尋余覺目眩。兩眸幾不能張。目爲日光所射。故作痛也。入夕。天上星月。莫不有其小圈。月圈與日相似。惟光差微耳。逾頃。卽日夕亦不復可分。觸目之光。在明闇之間。似遲明。及濱暮時。天色碧青。而日月星斗。均作紅色。線線橫亘於其上。洵奇觀也。凡前所云。均叙天空之情狀。今余將舍天而言地。地上草木。乍青乍黃。生長至易。而凋謝亦疾。又隱約觀殿舍。似極峻麗。然一轉瞬。則已爲

瓦礫之場。前者既毀。後者繼起。而警爾間後者又傾矣。巨廈既成。閱一分鐘。無不毀者。先是於初入未來世界時。殊不自知將見何種之情形。頗形悚懼。及途中得見奇境。喜極。竟忘停車。未見地上皆作青色。余竊念草木之茂若此。所謂黃金世界者。此其是矣。至是乃起停車之念。遂以手扳進行桿。手才觸桿。余卽自車上蹶地。吾車亦傾覆。蓋車行過速。驟止必傾覆也。余既蹶。幾暈去。神稍定。聞雷聲震耳。仰視則方大雹。良久。余神乃復。急起視我車紀年表。噫。今已在耶穌紀元後之八十萬二千七百零一年矣。余視足下芳草鋪地。鮮美可愛。似在人家園中。四周有小樹作籬。樹花甚奇。蓓蕾滿樹。不識其名。爲雹所擊。花瓣俱落。積樹下盈寸。樹外有一石像頗高。製以白石。形肖

美女子而有翼。秋波欲流。玉容含笑。其鏤刻之工。未之前覩。然已頹矣。良久。霽止。雲開日出。時余雜緒縈懷。亂如苧蘿。不識此時人類作何狀態。憶曾有哲學家言。物質愈文明。道德愈退化。今日之人類。已歷八十萬年。其道德之墮落。不識已至何級。豈其殘忍已過於食人之蠻族耶。誠如是也。則將目余爲猴族動物。而余且果其腹矣。興念及此。不覺股慄心慄。遙見宮殿窮極壯麗。巍然屹立。上達霄漢。余念既已至此。曷不冒險稍留。俾人種學家得一研究之資料。能建功於世。雖死亦何足惜。况今日之人類。又未必至於啖余乎。反念今日人類。縱不啖余。其文化既與往日不啻霄壤。則必且貓犬視余。一爲所縛。將何以歸乎。突突怔忡間。遙見巨厦。窗中有人無數。衣服似極炫

麗。彼等似已覩余。故其視線均集於余身。逾頃。數人疾馳而來。居首者高四尺以來。玉準霞頰。明眸皓齒。似十餘齡好女子。衣紫色長袍。腰束革帶。科頭跣足。溫霽流露於顏色。雅不類能噬人者。視餘人則與第一人容貌服飾若一。初余已置手機上。將超乘而去。至是乃止。

第五章

居首者睨余而笑。殊不懼。旋反身與餘人喁喁語。語雖不可辨。而聲極嬌細。靜聽之。滑膩動耳。渠輩繞余而立。一人進與余語。余自慚發聲過宏。恐致駭懼。且即言之。渠等亦必無解者。故余微搖余首。且指余耳示之。與余語者。進而撫余膚。餘人效之。蓋渠等似疑余爲幻。故撫余體以決之。余視其意不惡。任其撫摩。諦視之。熟笑孜孜。痴如

嬰兒。至其軀幹之荏弱。則以余一身敵數十人亦有餘。渠等既撫余體。群就余車。余大駭。急趨之。旋進退兩桿下。納囊中。蓋設不之去。而爲渠等所觸。則余車且逝。余車苟逝。余將何以歸乎。槓桿既去。余心乃安。更審渠輩。見其髮皆蜷曲。垂至肩頭。口耳俱小。朱唇殊薄。兩眸甚巨。波雖流動。而殊無狡黠之態。凝注良久。但覺其色之和霽而已。渠輩似不知憂懼之爲何物。是以絕少思慮。簇立余前。惟吃吃含笑。更相耳語。即亦不設策詰余所自。余乃試求一術以悟之。先指余車。旣指余身。末指紅日。指日者。猶言余來自往日之世界也。衆中一人觀余狀。沉思良久。似悟余意。即效作雷聲。余聞之益滋疑怪。念此輩何呆憨乃爾。初余意八十萬年後。人類之敏慧。必遠勝於今日。而孰

知其不然。夫其效雷聲也。非謂余於大風雹中由日球來乎。八十萬年後人類之思想。乃若是。乃無異於今日之嬰兒。甯不可怪耶。余乃大失望。幾自悔當日之創製此車。余知無術可以悟之。乃亦指日而效作雷聲。渠輩退一二步而鞠躬。旋有一人嬉笑而前。出奇花無數。置余項際。衆觀之。群效之。曾無幾時。而余遍體皆花矣。渠輩旋引余出園。余四顧。覺園中似未施人功已久。然雖不刪治。而野草竟無一莖。有矮樹多株。均與人齊。白花滿枝。頃雖經雹點倍擊。花片紛落。而旋落旋生。殊不憔悴。夫此花日經此輩之采擷踐踏。余實不解其何以自存其種族也。渠輩引余至最近一殿宇。殿以拱爲門。仰矚之。其鏤刻之工。余實未之前覩。惜久未修治。殘缺處不可勝計。抵門出迎。